

王跃文

作品

无雪之冬

Works of Wang Yuewen

A SNOWLESS
WINTER

无雪之冬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Works of Wang Yuewen
A SNOWLESS WINTER

无雪之冬

王跃文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雪之冬 / 王跃文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404-8792-8

I. ①无…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58021号



WUXUEZHIDONG

无雪之冬

王跃文 著

出 版 人: 曾赛丰

选题策划: 龚煌景 (龚湘海)

责任编辑: 龚煌景 (龚湘海) 苏日娜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970 mm×680 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325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04-8792-8

定价: 42.8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无雪之冬
	031	蜗牛
	069	旧约之失
	107	没这回事
	141	漫天芦花
	183	夜色温柔
	225	人事
	254	无头无尾的故事
	275	平常日子
	292	很想潇洒
	315	天气不好
	330	望发老汉的家事
	350	花花
	359	头发的故事
	364	明天见报
	368	棕红色皮鞋

无雪之冬

隆冬了，仍不见下雪，却很寒冷。张青染午休照样不回家，在机关食堂吃了午饭，便靠在办公室沙发上看报纸。翻了一会儿报，觉得没有意思，心里就懒懒的，有了倦意。又不可以打瞌睡，天太冷了，这机关的暖气永远没精打采。

无事可做，顺手拿过一本杂志，随意浏览。一篇有关婚外恋的文章让他睡意顿消。这篇文章介绍，有关专家在美国作了调查，发现百分之四十的女职员承认自己爱恋过男同事，并且认为中午休息时间完全可以用来恋爱。

张青染爱人刘仪的公司离家也远，她中午也不回家。他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想打电话过去，又怕她同事们开玩笑。犹豫了好一阵子，还是打了电话。却没有人接。怎么会一个人没有呢？她那里平时中午都有人玩麻将的。

心想刘仪是否有事回去了呢？便打了家里的电话。半天才听见表妹

麦娜接了电话，说姐姐没有回来。麦娜声音黏黏的，一定还在睡觉。他说没什么事，叫麦娜不要睡得太久了，自己弄些吃的。

放下电话，张青染更加不安了。他觉得自己的不安很可笑。明知如此，仍是不安，他下楼推了自行车，想去刘仪公司看看。外面风大，又飞着细雨，冷得他发抖。

可是半路上，他又折回来了。什么事都没有，跑去干什么？别人真的要笑话了。时间也不早了，来回一趟至少一个小时，下午上班会迟到的。

下午上班时间一到，他就马上拨了刘仪的电话。还是没人接。后来又打过几次，都只听见长长的嘟嘟声。张青染有些紧张了，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

坐在对面的李处长看出些什么了，嘿嘿笑道，老婆被人拐了吧？我说老婆不要找太漂亮的。

张青染故作坦荡说，哪里哪里，巴不得谁拐走她，我也乐得解放。她说中午去看看洗衣机，看中了再打电话给我。怎么总不打电话来呢？

哦，是这样？你家洗衣机要换代了？

张青染敷衍着，是的，国产的还是不行。

两人就着这个话题，议论国产货的质量问题，很快就下班了。

回到家里，见麦娜带着他的儿子琪琪在搭积木。琪琪喊声爸爸，又顾自己玩去了。妈妈呢？张青染问道。琪琪已全神贯注，不再抬头。麦娜说，姐还没有回来。

张青染到厨房看看，见麦娜已做好了饭菜。

六点半过了，仍不见刘仪回来。张青染说，麦娜你来得及吗？你先吃饭算了。

麦娜才说没事的，就有人打她的传呼了。麦娜回电话。来电话的是麦娜她们时装模特队的伙伴狐狸。狐狸要她找一找猫儿。

麦娜把自己裹进皮大衣里，说下楼去打个传呼。张青染叫她在家里打算了，这么冷的天。麦娜说声没事的，就出去了。她从来不在家里打传呼，说不想让任何外人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

好一阵子麦娜才回来。张青染见她神色不对，问怎么了？麦娜说，猫儿不见了。狐狸今天打她一天传呼，都不见她回机。我刚才打了几次，她也不回。

不会有事吧。张青染抬头望着麦娜。

麦娜背靠门站着，心神不宁，说，不会有事就好。麦娜身高一米七八，比张青染还要高出一头。麦娜她们模特队共六位姑娘，除了麦娜、狐狸、猫儿，还有老鹰、水蛇、相思豆。张青染不曾见过她们，只偶尔听麦娜讲起，一色美轮美奂。麦娜本名叫麦菊英，一定也有一个外号，只是张青染不知道。

麦娜说，我不吃饭了。猫儿不见了，我们必须早点儿会面，节目组合要更改。说着就进卧室化妆去了。不一会儿，出来的是一位冷艳而孤傲的美人儿。

张青染几乎要倒抽一口凉气。麦娜你怎么一化妆就冷若冰霜了？

是吗？麦娜微笑着轻声应道。可这笑容竟凄婉如残照。

小心一点，早点回来。张青染嘱咐着。

麦娜应了声，提着行头出门了。

过了一会儿，刘仪回来了。她一进门就抬头看看墙壁上的石英钟，说，回来晚了。

张青染默不作声，进厨房热饭菜。

刘仪抱一下儿子，说，青染你热饭菜要一会儿的，我干脆冲个澡。

张青染也不理，只顾自己。

饭菜热好了，刘仪还在洗澡。这么冷的天，怎么进屋就想起要洗澡了？

刘仪洗完澡，又慢条斯理地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放。

张青染很不快，沉沉地嚷了一句，饭菜再热一次就成猪食了。

好了好了，来啦。晚一点回来你就这么恼火？

张青染指一指石英钟，说，是晚一点点吗？

刘仪不再搭话，盛了饭埋头吃了起来。琪琪望一望爸妈，也不敢讲话了。一顿饭就沉闷地吃着。只有洗衣机在哐当哐当响。张青染想起下

午同李处长即兴扯谎，讲到买洗衣机，真是好笑。穷得打酸屁了，还说要买进口洗衣机。

吃完饭，刘仪收拾碗筷。还没忙完，琪琪已在沙发上打瞌睡了。张青染心里有气，懒得去管。刘仪见了，擦净手上油腻，倒水给琪琪洗了脸，抱他上床睡了。

刘仪忙完厨房的事，给男人倒了热水。张青染却不领情，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刘仪便做起温柔来。怎么了嘛，你又发什么神经？

这样下去，我不神经也要神经了。张青染起了高腔。

怎么啦，我怎样了嘛。刘仪还是温柔着。

从中午起就不见任何人，干什么去了？

刘仪愣了一下，霍地站了起来。好啊好啊，你一发神经就把我往坏处想。我干什么去了？我班也不上，陪人家睡觉去了！这下你舒服了吗？

张青染气鼓鼓地拍着沙发，叫道，舒服！很舒服，今冬不是流行墨绿色吗，人家穿墨绿色皮衣，墨绿色西装，我正好没钱，只要一顶绿帽子就满足了。

刘仪冷冷笑道，好，可以，你这么喜欢绿帽子，我让人给你批发一打！

张青染脸也不洗，就回房上床了。刘仪自己洗漱完，又过意不去，仍旧拧了毛巾去卧室给男人擦脸。却故意说气话，别弄脏了我的被子。张青染死人一样，任刘仪摆弄，心却软了下来。

刘仪先是背靠着男人睡，挨了一会儿，还是反过身来搂着男人。你呀，过不了几天又会发一回神经，也不问个青红皂白。把我往坏处想，你就舒服些？人家吴科长要我陪她去买衣服，我怎么好不去？她又是个挑三拣四的人，全城所有商场逛完才看中一件。

刘仪便把过程细说一遍。说完又委屈起来，说，不信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她，人家不笑你小家子气才怪哩！

张青染也不说相信不相信，只道，你们公司难怪连年亏损。财会科长跟会计可以成天不上班去逛商场。不亏才怪！

刘仪不以为然，说，这不是我一个小小会计管的事。

张青染不再理会这个话题，只说，你有事去了也要打一个电话。

你别偷换概念了。你生气又不是怪我不打电话，你是怀疑我怎么怎么了。刘仪说。

张青染熟悉刘仪的这种伶俐，却仍说，你不打电话本来就不对。你迟迟不回来，我不担心？现在外面这么安全？

刘仪说，你别假惺惺了。你真的担心我让车子撞了，让坏人劫了？你只是担心我红杏出墙了。你的肠子有几道弯弯我还不清楚？

我说担心你出事，你偏不信。你不知道我心疼你？张青染说着这些，胸口的确痛了一阵。

刘仪就柔柔地抱了男人。她明知男人是疑心自己，却不想再去争辩了，也不再感到委屈。男人很爱自己，她深信不疑。刘仪脸贴着男人，说些夫妻间很家常的绵绵情话，渐渐入睡。

张青染却睡不着，自己同妻子的爱日久弥坚，可现在什么都在变呀，刘仪单位效益不好，每月就四百多块钱工资，他自己每月收入也只有这么多，家里日子过得不宽裕。刘仪说过几次，让他想想办法，给她另外找个单位。他只是说不要急，慢慢来。其实他另有一番隐忧，不便说出口。他不想让刘仪到效益好的公司去。那些腰包鼓起来的大小老板，个个花花肠子，谁都养情妇。听说宏基集团总裁洪宇换情妇比换衣服还勤。这洪宇快五十岁的人了，人称洪少爷，背景谁也说不清。张青染想起这些就憋气。刘仪公司穷是穷些，几个经理人却老实。也许正因为老实，生意也就做不好。管他哩，钱少就少用一些吧，图个安全。如今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张青染刚有些睡意，听见有人开门。可能是麦娜回来了。门半天打不开，一定是谁不注意将门反锁了。他不便起床，就推醒了刘仪。

刘仪迷迷糊糊下了床，披了毛巾被去开门。半天也不回来，同麦娜在客厅低声说些什么。

刘仪爬上床，浑身已冻得冰凉，颤抖个不停。

张青染抱紧女人，说，这么冷，有话不可以明天讲？

刘仪牙齿敲得梆梆响，说，麦娜说猫儿不见了，肯定是出事了，好可怕。

张青染说，会有什么事？一定是跟哪位大老板享福去了。这些女人本来就是在男人股掌之上跳来跳去的。

刘仪压着嗓子责怪道，你太缺乏同情了。你怎么总把女人往坏处想？越是漂亮女人你越往坏处想。自古红颜多薄命，女人可总是弱者啊。

弱者？我们往常都说，妓女是剥削制度的产物，现在谁剥削谁？我说有些女人就是天生贱！

刘仪真的动气了。好啊，你平时老对我疑神疑鬼，现在对我表妹也这样。好好，张青染，我哪天贱给你看看！

张青染自知讲错了话，忙赔不是。你别听偏了，我又不是讲麦娜怎样。麦娜是个好姑娘，会把握好自己。

刘仪也不理他，闭着眼睛，气一时消不了。

张青染回家时，刘仪早已回来了。他揩一下脸就吃晚饭，突然想起猫儿的事，就问麦娜。麦娜低了下头，说，还没有消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仪忧心忡忡，端着碗呆了一会儿。

大家冷冷清清吃完饭，麦娜争着去洗了碗筷。忙完，马上进屋化妆去了。化了妆出来，挨着刘仪坐下，没有想马上走的意思。麦娜的样子叫张青染感到寒气森森，这真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美。

麦娜，你可不可以不做模特了？找点别的事做吧。张青染说。

刘仪拉着麦娜的手，也有这个意思。是呀，多让人担心！

麦娜鼻翼微微颤抖了一下，分明强忍着一腔愁绪。不干这个，我又干什么去？这个世界也只有你们疼我了，就为这个，我也会好好保护自己的。

张青染同女人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外面寒风呼啸，窗户发出怪异的叫声。

麦娜一走，刘仪就泪眼涟涟。麦娜也太命苦了，孤苦伶仃的，十二三岁就跟着我了。好不容易让她招了工，厂子又不行了。他们厂停

产有一年多了吧。

张青染想了想，说，只怕快两年了吧。还算她有点福气，不是你这样一个好表姐，她不要流落街头？

闲话一会儿，刘仪突然想起给男人买了一个金利来的皮带扣儿，就拿了出来。她昨天发现男人的皮带扣儿生锈了。

张青染感激女人的细心，又叹自己的可怜。如今有的人阔了起来，穿戴尽是名牌。国家干部阔起来的不多，却也一个个贵族气了，不穿名牌变得矮人一等。他便纳闷起来，心想这些人工资并不比自己高多少，哪来那么多钱消费名牌，灰色收入也并不是所有干部都能捞着的呀。

直到刘仪有回花一百五十元钱给他买了一双老人头皮鞋，他才大开眼界。一模一样的皮鞋，大商场的标价却是六百多元。他的确不想这么去充阔佬，可如今就是狗眼看人低。当他穿着假老人头去办公室时，同事们开他玩笑，说张老夫子终于也上些档次了，这鞋不错。不过你这皮带真的要换了，像个电工师傅。他道，工人阶级可是领导阶级啊。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想这些人在背后不知怎么议论他的土气。一天，他偶然发现地摊上满是各色名牌皮带的假扣儿，两块五角钱一个。他当下买了一个金利来的。随后又花三十元钱在商场买了一条普通真皮皮带。这么一组合，他腰间也有一条金利来皮带了。同事见了，不免又评论一番，说不错不错。但毕竟是假的，皮带扣儿过不了几个月就会生锈，他就不断地更换，反正便宜。

张青染就这么一年四季被假名牌包装着。他想同事们多数也同自己一样，有时他见这官场上人们装腔作势的样子，就觉得他们身上的假名牌有着妙不可言的象征意义。

一个个自命不凡的赝品！

刘仪叫男人换上新皮带扣儿试试。张青染想顺女人的意，就显出很高兴的样子，马上解下皮带。

刘仪大概习惯了男人身上的冒牌货，感觉不出其中的幽默和无奈，只说很好很好。

张青染也只得说，是很好，确实很好。

刘仪很得意地望着男人系上皮带，说，男人穿牌子，女人穿样子。

张青染听女人那意思，好像她真的把自己男人身上的行头看作名牌了。心里却想，现在女人的穿戴其实更加名牌了，而且价格往往贵得离谱。那些商人们知道每一个漂亮女人身后都有一位或一群愚蠢男人。张青染自己也不想说破这一层，免得自己难堪。

琪琪打了一个喷嚏，刘仪马上抱起儿子，说，琪琪是不是着凉了？怎么越坐越冷？

张青染也感到背脊发凉了。他起身摸电暖器，冰凉冰凉的。便让刘仪先带上儿子去睡觉，他来修理一下这破玩意儿。这电暖器用过三年了，他每年都要修理几次，快成专家了。

可这次张青染弄了半天，怎么也修不好。空忙了一阵，很烦躁，三脚两脚将拆下来的元件扒到角落里。刘仪听见这边稀里哗啦，就问你干什么？张青染也不搭腔。上床后，样子很不高兴。刘仪说，你又发什么神经？

张青染说，电暖器修不好了，又要买新的。

刘仪半天不作声，好久才说，电暖器也是一年一个价，这一种今年要五百多了。

张青染激愤起来，说，我们为什么这么穷？我就兢兢业业工作，对得起社会，我的贫穷不是我自己的责任！

刘仪见男人真的动气了，就温存起来。好了好了，别讲疯话了，这哪像你讲的话？她也知道男人讲的只是气话。

张青染仍不平静。户外路灯将光溜溜的梧桐树枝投映到窗帘上，张牙舞爪的样子。

刘仪打开床头灯，张青染眼睛眯了一下，就见粉红色的灯光下，女人面如桃花。女人一脸妩媚，想让男人心情好起来。别想那么多了，高兴一点吧。一边劝慰，一边柔柔地抚摸男人。张青染长舒一口气，合上了眼睛。世界立即缩小了，小得只有这一架温暖的床。

张青染撑起身子望着女人。女人眼波迷迷茫茫的，身子微微蠕动着，似乎在慢慢融化、融化，马上就会变成一汪温柔的水了。这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种感觉，他知道这一汪水会将他整个儿漂走，漂到云天外。

刘仪这时半张着嘴巴，轻声哼哼着。

张青染顿时惊梦般，一下子清醒了。女人从来没有过这个动作，怎么回事？

刘仪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目光清晰起来，问，怎么了？

张青染停下来，问，你怎么做起这个动作来了？

刘仪睁大眼睛，松开了手，全身松软下来。张青染也兴趣索然了，只得半途而废。两人背靠背躺着，一声不响。老半天，刘仪嘤嘤哭道，你总是这样，谁受得了？也不想想，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谁还要我？

张青染说，是吗？如果有人要你呢？

哪有那么多如果？刘仪更加气恼了。

张青染也不管女人受不受得了，又说，现在有顺口溜说，三十风，四十浪，五十正在浪尖上，六十还要浪打浪。你正当年啊！

那是讲你们男人！只有男人才喜欢三妻四妾，喜欢老牛吃嫩草！

女人不一样？女人一旦像男人一样失去制约，同样会享乐，你看看武则天、西太后！

刘仪光着身子坐了起来，说，武则天、西太后关我什么事？我只知道我刘仪不偷人养汉！

不一会儿，刘仪就冻得直哆嗦。张青染可怜起来，抱着女人要她躺下。女人偏不肯躺下，说冻死算了。张青染只得认错讨饶，好不容易让刘仪躺下，两人不知怎么又争了起来，也没有争出个什么名堂。两人最后都精疲力竭了，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次日上午，麦娜打电话给张青染，说她已买了一台电暖器，叫他不买重了。张青染有些过意不去，怪麦娜不该自己掏钱。要她自己积点钱才是。麦娜只说没事没事。

张青染马上打电话告诉刘仪。刘仪说麦娜也真是的，怎么事先也不

说一声？其实他俩早上出门上班时，都想到了这事，只是两人都憋着气，谁也不愿先提出来商量。

张青染回家一推开门，琪琪就飞了过来。抱了儿子，感觉家里很暖和。他看看电暖器，发现是进口货，就说太花钱了。

麦娜说，意大利的，也只要一千多块。

刘仪笑笑，说我们麦娜成富婆了，讲到钱口气都不同了。

麦娜说，姐你别笑话我了，我是挣一个用一个，不留后路。

张青染听了，心里不是味道，看看女人，女人眉尖也皱了一下。

晚饭后，麦娜匆匆忙忙收拾一会儿，又出去了。张青染三口洗漱完，坐下看电视。

刘仪望了一眼电暖器，说，比我们原来那个暖和些。

张青染应道，是暖和些。

过了一会儿，刘仪又说，要不要关一下再开？

张青染这下明白了女人的心思。她是怕这玩意儿暖是暖和些，只怕就是太耗电了。见女人这样子，他就说，电暖器经常开呀关的，不经用。可以先开高档，等室内暖和了，再调中低挡。说着就起身调低了电暖器，怕女人还不放心，又无话找话，说进口电暖器热量大，却省电。

这时，电视上播着一条无名女尸招认启事，说今天下午在城南河边发现一具女尸，死者身高约一米七五，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因面部破坏严重，已无法辨认。

刘仪吓坏了，忙挨紧男人。她立即想起了猫儿，却不敢说出口。张青染看出了她的心思，安慰道，不会的，不可能的。刘仪手都有些发抖，说不会就好，真为麦娜担心。她顿时感到特别冷，说睡了算了。

张青染刚准备脱衫，电话铃响了。张青染过去接了，原来是他在深圳做生意的同学周豪回来了，邀他现在出去玩，在蓝月亮夜总会，都是几个同学。张青染说，你有没有时间概念？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又不早联系。好吧好吧，马上来。

刘仪见是他们同学邀请，也不好说什么，只说早点回来，说不定过

会儿就要下雪了。

张青染就加了件衫，缩着脖子出去了。

第二天并没有下雪，只是干冷。一家人睡了懒觉，早饭就吃得迟。琪琪吵着要出去玩。刘仪不依他，说你一个人去，冻死算了。张青染也哄了一会儿，琪琪就安静了。

麦娜也不出门，大家就坐着说话儿。刘仪问麦娜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麦娜说回来时没看表。

张青染说，你昨晚回来很晚，我到家是十二点半，当时你还没有回来。

麦娜觉得奇怪，问，哥你昨天怎么也那么晚？

我昨晚第一次看了你们的时装表演。什么蓝蓝的天，蓝蓝的海，白色的沙滩上，美丽的少女向您款步走来。这是近年来风靡本市的时装表演队，梦幻般的白狐狸组合。

真的？你是在哪里看的？麦娜问。

刘仪不等张青染回答，先疑惑道，在哪里看的你也不知道？

麦娜马上笑了，说，姐你真外行。我们每晚串五个场子，怎么知道他在哪里看的？

张青染说，我是在蓝月亮看的。

蓝月亮？那是我们最后一个场子。早知道你在那里，昨晚跟你回来就好了。

张青染听麦娜这话，好像昨晚她碰上了什么事了，就问，昨晚是否有麻烦？刘仪也不安了。是呀，什么事？你昨晚回来太晚了。真的有事，你就说说。你哥有同学在公安，让他们关照一下。

麦娜鼻子一哼，说，别说公安了。我们姐妹要是说谁坏，就说你他妈的比公安还坏。张青染不赞成麦娜这种态度，说她看事情就是偏激。麦娜却说出一套理论来。她说好警察也许有，比如你的同学。但我从未碰上过好警察。

刘仪听得不耐烦了，皱着眉头说，你们争这个干什么？张青染也不想争下去。他知道自己说服不了麦娜的。岔开话题，说到昨晚看她们时

装表演的事。麦娜你们怎么叫白狐狸组合？怪兮兮的！狐狸的形象可不佳哩！

麦娜说，现在哪里还说什么好和坏？这么说吧，我们要把从小接受的是非观念全部颠倒过来就对头了。要不然就想不通，不疯了才怪。我们有个姐妹叫胡丽，外号狐狸，我们就这么命名了。叫什么表演队又落俗套，所以就叫白狐狸组合，新鲜。现在啊，男人流行丑的，女人流行妖的。狐狸正好天生妖气。不见我们几个人的名号？个个牛鬼蛇神。

张青染想不到麦娜年纪轻轻竟这么复杂。刘仪也担心起来，说，麦娜，是这么个世道了，但你自己要注意点，要有分寸啊。麦娜半真半假地说道，妖嘛，又迷人，又害人。我们可都是好妖，从不伤害好人。

张青染同女人对视一下，觉得麦娜不对头了。刘仪问，麦娜你好像不正常哩，有什么事吗？麦娜说，没有，你们放心。

张青染琢磨着麦娜的表情，说，有什么事不要一个人闷在心里，要同我们商量才是。看得出，你情绪有些不对。

麦娜眼睛闭了一会儿，才说道，他们可别在我们面前装人样儿。狐狸现在只怕还躺在他的床上！

张青染两口子吓了一跳，面面相觑。谁都不作声了。好一会儿，张青染才说，这种事不要乱说，没好处的。麦娜无所谓的样子，说，我才没心思说这种事，今天是你们问急了。

刘仪说，哥让你莫乱讲，是免得你引火烧身，你只要好自为之就行了。嗯，你们猫儿有消息了吗？刘仪不敢提昨晚的认尸启事。麦娜应道，哪有消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张青染忍不住长叹一声，心想这世界怎么了？见女人有意回避认尸启事，他也不说了。

麦娜传呼机响了。一拨过去，是个骚扰电话。麦娜气得一脸通红，骂道，你回去给你自己妹妹开苞吧，肥水不要落了外人田！狗东西！刚准备放下电话，麦娜僵住不动了，脸色一下子白了。

刘仪见这样吓得要死，忙问出什么事了！张青染也紧张起来。是呀，你说呀，是不是猫儿。

麦娜什么也不肯说，只说没事，你们放心。

传呼机又响了。麦娜身子微微跳了一下，慌忙看了传呼号码，见是狐狸的，才缓了一口气。麦娜拨通电话，也没好气。你叫呀叫呀叫个死！哦，不是猫儿？我问你，你把我的传呼机号码告诉了谁？不是你是谁？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不用传呼机了，有什么事就先天约定。挂了电话，麦娜马上从手包里取出传呼机关死了。还不解恨似的，又稀里哗啦拆下电池。

刘仪见麦娜这个样子，不知怎么安慰她，便问，刚才听你说到猫儿，猫儿怎么了？麦娜说道，那天在城南河滩上发现了一具女尸，原来我们猜……今天狐狸她们一打听，是一家酒店的礼仪小姐。

当晚，麦娜一出门，张青染夫妇就陷入不可名状的恐惧之中。刘仪说，我今天很怕，是不祥之兆吧？你要想想办法，给麦娜另外找个事做吧。她的处境危险了。张青染一筹莫展。我能有什么办法？手中无权，兜里无钱，谁肯帮忙？刘仪斜他一眼，说，你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好朋友？张青染苦笑道，朋友？如今除了故旧，还能交什么新朋友？朋友只有越来越少的，这是生活给我的基本经验。刘仪神色凄然，说，那只有眼巴巴看着麦娜毁灭。

两人谁也不讲去睡觉，就这么干坐。凌晨一点了，仍不见麦娜的影子。刘仪更加害怕了，硬要张青染出去找找。张青染为难了，说，这深更半夜的，叫我到哪里去找？刘仪也不顾这么多，只是嚷，那好，你让麦娜死在外面好了。

夜深了，电压很足，灯光亮得怪异。张青染低着头，感觉这满世界无边的黑暗都在朝这小屋子挤压过来，门窗似乎都要爆裂了。

坐了半晌，张青染见女人那样子怪可怜的，便说，我到街上转转去，你安心睡了，急也是空急。

张青染骑自行车在街上瞎转，凡是知道的夜总会都去了。但所有夜总会都关了门，只有霓虹灯还在懒散地眨着眼睛，就像刚接过客的女歪在门口打哈欠。

他不知转了好长时间，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刚准备掏钥匙开门，刘